

长

篇

MI
QING

DE RIZI

迷情的日子

格子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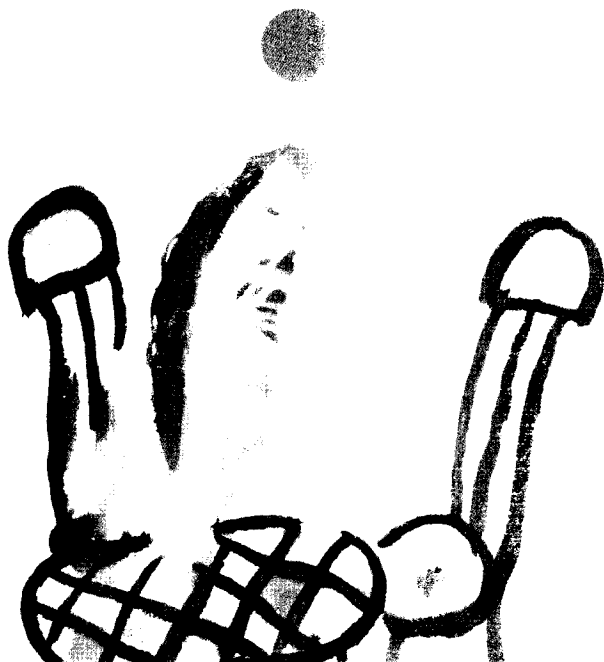
小

说

春风文艺出版社

02769

迷情的日子



格子/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情的日子/格子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4
ISBN 7-5313-2089-4

I. 迷… II. 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122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张:7¼ 插页:2

印数:1—10 000 册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马林

责任校对:姚喜荣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089-4/I·1825 定价:12.60 元

男子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个人的观念和兴趣上，女子间的交往，则是由于她们处于共同的命运。她们最先在对方身上搜寻的，是肯定她们的共同点。

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女人》

1

麦小惠披着件松快的米黄色外衣，拎着个扁扁的帆布包，怀着一种常有的惆怅心思，一个人无聊地走在 1986 年初秋是北京街头。她垂着头、抿着嘴儿，脸上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这神情挂在她年轻、鲜活的脸上，就像小小的孩子扮成一个哲人模样，颇不合时宜。她有着高挑而纤细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束马尾似的发辫在她低垂的头上很招摇地晃动。

午后的阳光勃勃地照耀了一阵，失却了耐性似的，不再晃人的光亮，人影、树影都缩成了小小的一团一团，微微颤动着，侏儒似的撒了满地。空气中弥漫着疲乏而慵倦的气味儿，每一口呼吸都令人周身不爽。商店里和路边上懒洋洋地立着一些疲惫的男女，他们不时看表，等待着下班时刻早早降临。

她走着，有时影子般穿行于熙攘嘈杂的人流中，有时又游魂似的飘浮在寂静无人的街角。行走就如同睡眠和发呆一样，

PK96/17

在她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已成为她日渐养成的习性和癖好。她喜欢在一大群互不相干的陌生人中间自由穿梭的感觉，这感觉总令她如同饱餐了一顿美食般的舒畅。走累了，她便停下来，找一块无人的小石阶或一片清冷的草坪坐下，有时索性就倚靠在候车亭的站牌上或蹲踞在某处凸起的马路牙子上，出神地凝望自己不真切的投影或抿着小嘴儿冲着陌生的行人淡淡地笑。一切都能令她想入非非，一切也都能吸引她忘情地沉思。

时间在她无限绵长的走动中慢慢流过，太阳已经彻底地疲乏了，天边在不知不觉中滚出几朵阴云，自顾自地变幻着模样，最后凝成了一丛一丛密密森森的蘑菇状，像狡诈的商人窝在角落里不怀好意地冷眼观望。麦小惠只顾踢踢踏踏地走，对天上的一切浑然不知。一阵秋风刮过，满眼的落叶和黄沙平地而起，恰似一群狂热的掘金者，盲目却渴盼地彼此簇拥着朝前涌去。转眼间，好好的天气就变得不像样了，炭似的黑成一片。不一会儿，雷声和大颗大颗的雨珠如冲锋陷阵的士兵，虎虎生风地叫着、舞着，朝毫无准备的人们劈头盖脑地扑来。提着大包小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紧张而忙碌地跑着、叫着，四处躲雨。

这雨来势异常凶猛，麦小惠还没回过神儿，头上、身上已经被浇了个半湿，她想冲到附近一家店铺的屋檐下避雨，不料没跑几步，鞋底就不争气地打滑，身子一歪，整个人敦敦实实在在地跌倒在地。她觉得全身被摔得生疼，浅色的衣服也给泥巴弄花了，东一块西一块的脏。她望着大雨滂沱中的自己，鼻子发酸，眼泪竟丝丝地漫了出来。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一只手，这手透过茫茫的雨雾坚定而执著地伸向她。她正不知所措，那手却不由分说地一下子扯住

她的胳膊，小心但却有力地把她从雨地里拎起来。顺着那只温暖、饱满、光洁的手，麦小惠望到了一个面容亲切、装扮得体的女人。女人冲她友善地笑笑，什么也没说，扯上她就急急地朝路边一角伸出的屋檐奔去。在她们的头顶上，一把亮丽的花伞有如一叶扁舟在波峰浪谷中艰难地摇曳，银色的铝合金伞骨在风雨的捶打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她们小跑着躲进安全地带，女人收拢雨伞，偏过头用眼怜爱地扫过麦小惠全身，嘴里不住地“啧啧”轻叹。

小惠半倚着一根廊柱，面带羞怯地绞着手，目光却好奇地探向女人。这女人看上去三十出头的样子，有着极其舒朗明畅的面容和匀称丰腴的身材，她的皮肤是一种凝脂样厚重的象牙色，头发则黝黑清亮，短短地泛着波浪。她的五官排列得十分大气，漆亮的眼睛、阔而厚的嘴唇毫不掩饰地漾着成熟女性的风韵，颇像某位很有名气的电影明星。

女人屏心静气，似乎在想些什么。少顷，她揪过肩上斜挎的小坤包，开始“窸窣窸窣”地翻腾起来。一只精致的蛇皮钱包，几听小巧玲珑的化妆品，一牙弯曲的月白色头梳从她流动的指尖跳动而过。终于，她从坤包的夹层里翻出一块带包装的湿纸巾，脸上现出“果然不出所料”的满意神情。

“瞧你摔的，都是泥！”女人俯下身，飞快地上上下下扫视着小惠身上弄脏的地方。

“你是学生吧？”她头也没抬地问。

“大学还是中学？”

“大学，二年级。”麦小惠望着陌生女人忙忙碌碌，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于是扭着身子说：“大姐，我自己来吧！”

“没事儿，我来我来，你自己擦不干净。”女人爽快地笑笑，露出洁净的两排牙齿，又垂下头，很专注地盯着污渍，动

作像擦拭家具般的麻利。

“你在学校学什么专业？”女人又问。

“我在美院学油画。”

“真的？”女人停下手上的动作，仰头望着小惠，声调十分愉悦地说：“我以前有个男朋友也是画油画的，他的画常被人出高价买走，很牛的！”

“是嘛？”小惠变得自在起来，也抿了嘴儿冲女人笑，一面笑，一面用力拧衣角里的水。

“看起来，你年龄好像不大，有二十岁吗？”

“还没到呢，差半年。”小惠孩子气地绕着手指，目光游离地望向女人。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整天稀里糊涂的，照顾不好自己。”女人说着站起身，把衣服上的水印子小心地抚平，然后和小惠并肩立在一起。

“听口音你好像不是北京人……”

“对，我家在南方，福州，你听说过吗？”

“嗯，福州，听说过，很远的地方，那儿的茶叶好像挺有名气！”女人轻嘘了一口气，眯缝起眼，把一只手支在腰间，扭头又问：“你在北京有没有亲戚？”

“没有。”小惠凝望着前方，淡然地摆摆手。

“那你是小小年纪，一个人出来闯世界喽？”女人的声音越发柔和，“你自己在北京，不觉得孤单吗？”

小惠沉吟片刻，脑子里掠过很多孤单的日子，口上却不以为然地说：“没什么，我喜欢孤单。”

“年纪轻轻的，喜欢孤单……”女人没看她，低低的像是自言自语。

外面的雨忽紧忽慢地下着，一道道闪电把黯然失色的天空

撕扯成片片泛着银光的锦帛，世界好像一下子缩小到头顶上那方狭小的屋檐下。避雨的人们已经自动形成了一条可观的长阵，所有的人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眼前这个雾雨濛濛的世界。麦小惠觉着了几分寒意，潮湿的衣襟紧紧地贴附着她，激起她浑身上下触电般的阵阵抖动，她的牙齿也凑热闹似的“得得得”地敲起鼓点儿。

女人注意到小惠的窘态，执意脱下套装的外披给她穿上，自己则剩了件半长的小坎肩儿。为了取暖，她伸出一只胳膊很紧地揽住麦小惠的腰。因为离得很近，小惠清晰地闻到了从女人的发梢和衣襟上漾起的淡淡馨香，这香味让她感到异常安适和沉醉。

雨丝狂乱地飘舞了一阵，好像比画够了，累了，由大吼大叫转成了低回婉转的呻吟，马路上零星有了几个走动的人影，接着，大批的人流像接到了某个不言而喻的通知似的，忽然开始了无组织的集体撤退。

“你去哪儿？”女人撑开小花伞，一只手依然缠绕在麦小惠的胳膊上。

“想回学校！”小惠望着女人，口气竟有些不舍。

“有作业做？”女人探究地问。

“今天是周末，其实……没什么事儿！”

小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说。平时的周末，除了无目的地闲逛，她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画室，周末的画室最安静，她喜欢泡在那儿，不受打扰地度过余下的时光。一年多来，她就是这样度过着她在大学的每一个周末。

“那你，想不想去我家玩玩儿？”这时，女人又说话了，她把伞稍稍倾斜，望望逐渐沉下来的天色，又望望小惠说：“去我家洗个痛快热水澡吧，不然你这样回学校会生病的……连

个伞也没有。”

麦小惠迟疑地看了眼女人，觉得女人很可信，女人的提议也不错，不过担心自己和女人刚认识，一下子就答应人家不合适，于是便腼腆地问：“大礼拜六的，我去会不会不方便？”

“没问题，”女人拢着头发爽快地笑：“去了你就知道了，家里全是女的！”

说着，她扯上麦小惠小心翼翼地跨过一条狭长的水洼，朝着马路上亮灯的方向招招手，一辆红色出租车驶到了她们面前。

女人打开车门，让麦小惠先进，自己则在一旁麻利地收拢折伞。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一进车里，女人便扭着脸问小惠。

“啊，我叫麦小惠，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梅月，梅花的梅，月亮的月。”

“这名字真好听！”

车上，梅月还告诉麦小惠，她是老师，在京城一所艺术学院教服装设计。她班上的学生跟小惠的年龄差不多，男生很淘气，女生很乖顺。小惠说，她们班上的男生、女生都不乖。她有时也不乖，但面上还可以。

梅月惊叹道：“男生女生都不乖，真想象不出老师该怎么管你们！”

“我们班主任是男的，不过……有时还是管不了我们！”小惠孩子气地笑起来。

2

雨丝又像个醉酒的人开始了第二轮惬意的狂舞，道路变得逐渐泥泞。出租车小心地在泥泞的路上跳着摇摆舞，随着两个女人兴奋而闪烁的窃窃私语，七拐八拐地驶到了京城西南角一幢十几层的新式塔楼前。

梅月一面招呼着“到了到了”，一面忙着掏钱给司机付费。

麦小惠径自走出车门，深深地吸了口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她下意识地仰起头，在伞的余光里，她惊讶地注意到在这晚的雨中，眼前这幢陌生的高楼忽明忽暗地耸立着，冲着空洞的夜色亮出苍白孤独的影子。

80年代中期，这里的高楼尚未形成住宅小区，楼的周围遍布着赤裸阴凉的钢筋骨架和杂乱无章的建筑材料。地表坑坑洼洼、高低起落，宛若烧伤病人皱折的疤痕。

麦小惠就是在这样一个雨夜，在这样一种崎岖的路面上，跟随着这个叫梅月的女人一步一趋地朝着她的家门挺进。

电梯起起落落，然后是门铃一阵轻快地响了起来，漆绿色的大门“刷”地像把折扇似的蓦然开启。

麦小惠略带羞怯地躲在梅月身后，就像旧时某位跟随媒人相亲去的小女子。越过梅月的肩头，她看到门口立着一个十七八岁的乡下姑娘，一张红扑扑的圆脸上漾着热情周到的笑。

“赶上雨了吧？”圆脸姑娘一面问，一面本能地接过梅月手上的伞和包。她刚欲返身，却忽地怔了怔，闪着眼惊讶地望着梅月身后，口无遮拦地大叫起来：“哎呀，真对不起，还以为就您一个人呢！”

梅月“格格格”地笑起来，伸出手得意地从身后拉出麦小惠，对圆脸姑娘说：“你们认识一下，这是麦小惠，我今天刚认识的小画家。”又转脸对着小惠：“这是玲玲，世界上最能干的小阿姨！”

不等麦小惠和玲玲彼此有所表示，梅月便急切地用脚钩过一双拖鞋，指点着麦小惠换上；梅月自己呢，则光了双脚，用玲玲递过来的干毛巾揩净雨水，惬意地在地板上蹭来蹭去。

梅月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麦小惠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致地观望她，她的视线始终随着梅月的表情而移动。她像个正看动画片的孩子似的被这突然而至的新鲜画面吸住了。

梅月看上去是个难得清闲下来的人，刚招呼完麦小惠这边，她又开始揪着头满脸关切地问玲玲：“妈在里屋干吗呢？”

“还不是老样子，看电视！等你老不来，大妈有点着急。”玲玲说。

“对了，”梅月把脸转向麦小惠，慈爱地笑了笑，吩咐玲玲道：“你去烧一点洗澡水，顺便把我柜子里那件粉红色睡衣拿给这孩子穿，她今天淋了雨，又摔了一大跤，小可怜似的！”

梅月说着，听见里屋母亲唤她，于是示意小惠跟着玲玲走，自己则急急忙忙地钻进里屋。

麦小惠脱下潮湿的衣服，走进冒着热气的洗澡间。她发现身上有两处极其惹眼的青紫，腿上的那块还蹭破了点儿皮，她有些自怜地用指尖在伤口周围揉了揉，十分当心但却非常惬意地洗了个热水澡。热水的温度把她让雨水淋坏的身子整个地舒展开来，她真想马上躺倒在一张松软的床上，美美地睡个好觉，再做一个充满了一串串好事的梦。

等麦小惠换上梅月的睡衣从浴室出来时，玲玲已经把饭菜鼓捣好，正忙着从厨房往厅里端。梅月也换上便装从母亲房里

出来了，看到麦小惠穿着自己的睡衣，她显出满脸开心的样子，凑上前，亲昵地拥着麦小惠的肩膀冲玲玲说：“看人家这身材，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是呀，是呀！”玲玲点头应和着，也立住脚欢喜地看小惠。

小惠站在一旁，有些拘谨地笑。

梅月又看小惠，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偏了头问：“怎么样，身上摔得厉害吗？”

“青了两块，挺疼的。你看这儿、这儿……”小惠指指屁股，又撩起睡衣下摆给她看腿上的伤。

“看样子，摔得还不轻！”梅月说着立起身，疾步走进自己的房间，出来的时候，她手上捧着一小堆药物和棉签儿。

上药的时候，麦小惠注意到梅月一边小心地动作着，嘴里一边发出“滋滋”的声响，仿佛伤者不是麦小惠，而是梅月自己。她在用心体验着她微小的痛楚。

一丝感动悄悄划过麦小惠心头，有一瞬间，当梅月不经意地抬头凝望她的时候，她竟觉得自己的目光小鹿似的闪烁不定。

在梅月家吃的这顿饭在麦小惠眼里就像是一次宴会。平日里在学校她吃饭常常很含糊，食堂开的是大灶，饭菜很少有家里做的这么香。她起先看到满桌香喷喷的饭菜还十分拘谨，对自己突然结识了一个新朋友，突然就跑到人家吃饭非常的不习惯。不管怎么说，这次“遭遇”对她这个独来独往惯了的人是个不太寻常的例外。

梅月使劲给小惠夹着菜，嘴里还不叠声地说：“多吃点儿，多吃点儿，我知道你们在学校吃的都很省，到了我家就不能再

客气。”

梅月热情随和感染了麦小惠，她很快便让自己完全松弛了下来。

吃过饭，梅月招呼小惠到里屋去拜见卧病在床的母亲。“跟你说吧，妈是我们全家最特殊的一个女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梅月说着，扯着嗓子对慵懒地依偎在床榻的母亲说：“妈，这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的小姑娘。”

“过来坐吧！”

老人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脸上现出了热情随和的笑。麦小惠觉得她的笑中有一种和梅月十分相像的感染力。

她们愉快地陪梅母聊了会儿天，梅母累了，梅月便和玲玲安顿她睡下，然后扯着麦小惠走进自己房间。

这是间很典型的女人住的闺房，铺着浅色镶有水纹的地毯。家具样子都是当时普遍用的，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一件件的安顿得恰到好处。窗帘和床单的颜色也很浅，就着地毯的颜色互相映衬。房间里除了墙壁上挂着的两幅装饰画外，没有其他多余的摆设，一眼望去，清清亮亮、利利索索，透着几分说不出的雅致。灯光是一束明黄，光亮却不扎眼，蘸着空气中淡淡的馨香，水波般静静地泻下。

“来，坐。”

梅月扭开电视，招呼着麦小惠坐到床沿，自己也脱了鞋，一屁股翻身上了床，身子斜倚着摞在一起的枕头、被子，舒服地半躺半靠。

电视里正演着一段杂技，两个外国人很奇怪地用腿套着个木桶蛙似的跳来跳去。一会儿又跑出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女的很壮，忽地倒在躺椅上，双腿翘起，把男子蹬了起来，像踩自行车轮子似的悠闲地转来转去，男子在她脚上摆出各种高

难动作。比画够了，两人气喘吁吁地双手收拳，很英武自豪地下了场。

梅月望着电视，不时很尽兴地朗声笑。

小惠坐在床沿，不自在地扭着身子，一会儿侧头猫一眼电视，一会儿好奇地打量房间，一会儿有点羞怯地和梅月对视。她发觉梅月的眼睛很大很亮，像一本翻启的书，充满内涵而又极富变化。她注视她的眼神是温柔的、亲切的，不像年轻人之间通常的注视，倒更像一位母亲慈爱地关注着她的孩子。

这是个怎样的女人呢？小惠在心里幽幽地想：她多大了，结婚了吗？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会是什么样的呢？

小惠正在心里犯嘀咕，梅月像是看破她心思似的说：“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没结婚的吗？”

小惠望了梅月一眼，在心里默默地估算着她的年龄。

梅月没等小惠说话，便自顾自地答：“不过快了，我这个春节就要办婚礼了！”梅月提到婚礼时，眼睛一亮，像被鼠标激活了的电脑屏幕。

“真的？那真该祝贺你！”麦小惠礼节性地冲梅月笑笑。

“春节你会在北京吗？”梅月扭头问小惠。

“可能我要回家。”小惠说。

“那真遗憾你不能参加我的婚礼！”

“没关系，回来我去看你。”

在闲聊中，夜色渐渐地变得浓重起来，梅月半是商量半是命令地对麦小惠说：“小惠，你今晚就住我家吧，别回学校了。”她见小惠犹豫不定，又补充道：“衣服我叫玲玲给你洗了，潮乎乎的没法穿。”

小惠望着梅月，安静地点点头。她觉得有一股说不清的神秘力量正悄悄地把她和这个女人拉近。

尽管用热水泡过澡，又吃了几片梅月找出的感冒药，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厚厚的棉被，麦小惠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疾病的侵扰。

夜里，由于更换了地方和身体的不适，麦小惠翻来覆去的，睡得很不踏实。窗外，雨水依然接着白天的旋律稀稀拉拉地下着，像是弹也弹不完的琵琶曲，为入眠的人们低低地伴唱。她强迫自己闭上眼，聆听着梅月均匀的鼾声一波一波地在耳边回荡。有一瞬间，小惠觉得自己恍若回到了遥远的福州家里，就睡在自己或妹妹的床上。即使在夜里，空气中都飘荡着挥之不去的家的温馨。哎，家的感觉真是久违了啊！

这一夜，麦小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睡着了多久，印象中，好像自己做了一连串杂七杂八的梦，有的似乎还很惊天动地，但是具体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她也晕头晕脑的，想不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梅月起来“窸窸窣窣”穿衣服的时候，麦小惠也跟着睁开了眼，她觉得脑袋上像是套了个沉甸甸的大头娃娃，身上呢，也像藏着个电烙铁，灼热的感觉不由人意地一层一层往外冒。看样子，昨天的不适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像是加剧了。她想到自己已在别人家里住了一晚上，给人家添了不少乱，便也挣扎着抬起身，想早点返回学校。

“着什么急呀，今天是星期天，多睡一会儿吧！”梅月立在床头，望着小惠说。她注意到小惠的脸色有些不正常地泛红，便俯下身子，伸出胳膊摸了摸小惠的头，这一摸不要紧，梅月手心里立刻被一种不同寻常的热度填满了。“看你烧的，都这样了，还不赶快躺下，快躺下，啊！”梅月说着，用被子把小惠身子裹紧，将她放倒在床上，又从抽屉里找出一支体温计递给小惠，“先试试表，烧得如果太厉害了，我一会儿带你去医

院打一针。”

“我还是先回学校吧，在这儿净给你们添乱。”小惠嘟着嘴不好意思地说。

“看你说的，又见外了不是。你一个人在北京不容易，以后，你就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就是了，有灾有病的也好有人心疼。”

“梅月姐，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小惠咧着嘴甜甜地笑起来。

小阿姨玲玲也早早地起来了，她给家里每个人端来了各自的早餐。小惠身体不舒服，只象征性地吃了很少的一点，梅月在一旁看着小惠的样子，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她转身去了厨房，不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姜汤就被端到了小惠面前。

“这是土法子，先喝喝，发发汗。”

小惠受宠若惊地接过来，唏噓着缓缓地喝。

在梅月家经过了两天的休整，麦小惠的高烧渐渐退了下去，只是咳嗽、鼻涕等其他感冒症状尚未缓解。

星期一大早，她穿着晾晒干净的衣服跑回学校，赶上了上午的课。

麦小惠这次吃了十多天的药才把感冒、咳嗽治好。每次感冒，她总要咳个不停，在拥塞的画室、宿舍，她像个老人似的猫着腰，抻着脖，不断痛苦万状地铿儿来铿儿去，她的咳嗽声孤寂嘹亮地在空中回旋，没有伴奏，只有一束束或惊或忧的目光向她射来。

她觉得自己很弱，像一株生长在暗处见不到阳光的苗苗，活着，但缺少爱。

3

在一年四季之中，梅月最感疲惫失意的便是秋季。不光是因为秋季在诗人们眼中是萧瑟苍凉的季节，而是因为最近几年，梅月生活中几件不太如意的大事都是在秋季发生的。在梅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对四季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喜好，她原本是个大大咧咧之人，不似黛玉般的女子喜好对月伤花、多愁善感；她很宽容地爱着大自然的一切，包括严寒、暑热和每个季节中不能令人心仪的片刻。对于秋季，她也像母亲对待所有孩子一样不分你我地真诚爱着，但是秋季却总像恶作剧的孩童似的不时以各种方式捉弄她，令她伤心失望。在很多年前的深秋，她挚爱的父亲像落叶远离树梢儿似的从人世间滑落，留给这个原本快乐的家庭以无限的伤感。她的几次爱情无论从什么样的季节开始，也都无一例外地随着秋季的来临而怆然流逝。故然，秋季从某些方面来说，也还是有许多被人称颂的地方。比如，生命在这个季节成熟，粮食在这个季节收获，但成熟和收获之后便意味着空虚，意味着一无所有，意味着从零开始。梅月凝望着墙上的挂历，心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竟也有了几分宿命的心态！

梅月越是担心，事情便越是这样不如人意地出现。国庆节刚过，梅月母亲的病情便骤然恶化，这已是这一年的第三次反复了。梅月赶紧放下手边的一切事务，和匆匆返回北京的哥哥梅阳一起四处联系医院。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之后，梅月一方面竭力装出轻松的样子宽慰着母亲，一方面频频和医生沟通。医生说，看老人现在这样子，估计最多只能坚持几个月了……这